

汪曾祺的《五味》,写尽天下味道,读来令人食指大动,唯有苦味着墨最少。想来也没错,毕竟自讨苦吃的人,总是少数。

《诗经》中有一句话:“谁谓荼苦,其甘如荠。”食物的苦,人生的苦,都是相对而言的。如果从食序角度讲,吃点苦,不是坏事。

小时候,最讨厌的菜就是苦瓜。但母亲极爱,为了让我们吃点苦,她想尽办法把苦瓜做得不那么“苦”:用盐“杀”一下,多焯几次水,变着花样给我们做苦瓜菜。她主张不时不食,冬吃萝卜夏吃姜,苦瓜清火,夏天最合适不过了。如此种种,我终于算接受了苦瓜。有时上火了,也会自寻苦吃,点一些干贝苦瓜羹等菜肴,安慰自己也算是能吃苦了。有一次在酒楼,遇见一道冰镇苦瓜,苦瓜切极薄片,蘸蜂蜜吃,非常惊艳。至于客家名菜酿苦瓜,用肉的鲜美,中和苦味,在我看来,真是绝配。

福建人大多都有吃苦菜的记忆。春风吹,苦菜长,它形如小小的野菊,漫山遍野肆意地长着,饥荒时期,苦菜帮助许多人度过青黄不接的年代。直到今天,龙岩人还很喜欢苦菜,苦菜干小汤已经成为当地一道名

苦味清欢

陈文波

菜。这应该是一道极有挑战性的食物,怎么形容呢,炖煮此汤时,满屋子都是臭袜子的味道,实在一言难尽。

苦菜臭,小腸苦,可就有人喜欢这丝丝苦味。小腸的苦源自胆汁,注重食疗的闽人认为有下火功效,千方百计,让这点苦味成为佳肴。在仙游,卤制后的套肠,可入菜可下酒,十足美味;在福安,小腸炖罐随处可见,有家天恒小腸面馆,主打拌面配小腸,早上营业,去迟了就没。了。

苦味种种,深得我心的,还是武平的猪胆肝,闽西八大干之一。做法我不记得,但这是一款有苦味的猪肝,最适合蒸熟后,细细切片下酒。儿时,大人们喝酒,我时不时从桌上顺一片当零嘴儿吃,苦是苦,回味却悠长。

更多的苦,还是来自植物界。儿时,在乡下小住,村中有赤脚医生,小满

芒种时节,总在田垄边出没。他的理论是,春草如初生茸毛,药味淡;秋草老成有筋骨,药味太重。小满时节的草药,浓淡刚好。那时,我正好对父亲书橱里的草药谱感兴趣,车前草可以解毒,苦菜能清热,金银花能下火……我知道的,乡人也知道,直到今天,很多人的家中都会备一些草药,留着夏天煮凉茶喝。

南方湿热,凉茶盛行,清冽的味道中,总免不了有苦涩味。也有老人认为,这样喝,实在太寒,用来做药膳,可以吃补。闽东盛行青草汤,行走于古田、屏南等地,总能见到黑漆漆的青草汤,当地人相信草药的力量,认为这是吃补。



中医说,苦味可以泻火。夏天火旺,多少还是要吃点苦。苦,中国人的五味之一,有多少人喜爱,就有多少人避之不及,尤其是孩子。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,渐渐也能接受并且尝试。人生在世,种种滋味,迟早都会碰上。我们喝茶,喝到最后,总能品出一丝甜味,这叫回甘。吃苦亦是如此,有种叫金铃子的苦瓜成熟后,表皮变黄,腹内果实变红,那滋味,竟是甜的。

我爱江南的原野,那是水的世界,遍地江河湖汉,水灵灵的菱在池塘中顺水而生,逐水而长。菱角是古代江南先民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,在上海六千年的崧泽古文化遗址中,有它的身影。

江南水菱

曹伟明

最江南的水族:菱,遵循“一生二,二生三”的几何数级进行繁殖,蔚为壮观。江南烟雨,菱苗欣然浮出水面,那淡绿的四方叶子,一片片,一轮轮,环绕着菱蕊。几番风雨过后,菱苗快速成长,织成翠毯,将湖泊沟港的水面,覆盖得满满当当,挤挤挨挨的,密不透风。江河湖泊之中,水腥味、泥土味、菱叶香,四处弥漫,生生不息。



夏天来临,菱角开花了。那一朵朵淡白色的小花,开放在浅浅的水中,仪态万千,风姿各异。江南人把带着清幽雅致、鲜美水香的菱花称之为“月亮花”。水天一色处,那飘荡的薄薄水汽,微风吹处,点点的白花在水面上轻轻摇曳,犹如江南少女身披的婚纱。夏尽秋来,是状似牛角的水菱成熟的季节。清晨,你若至湖区岸边走上一遭,随处可见的是撑着小木浴盆,忙碌不

停的采菱人。村姑大嫂们,头戴蓝印花布的围巾,穿红着绿,趁着湖风的清凉,趁着露水未退,喜滋滋地上下顺着菱藤,熟练地采菱。那绿色的菱叶下,一颗颗青绿色或紫红色的菱角,仿佛一只只小元宝似地呈现在采菱姑娘的眼前。姑娘们灵巧的双手在菱蔓间上下翻舞,让水菱欢快地跳进菱船的仓里。

夏秋之际,是菱肉最为肥美的时节,讲究的是“出水鲜”,若生鲜活吃,放入口中便有香艳鲜美的味道。据说,不少宿醉者还可用新鲜菱角醒酒清脑。而煮熟的老菱,颜色像炒熟后的栗子,嚼在嘴里有粉香甜糯的滋味。我小时候,每逢菱角上市,外婆常常把菱角放入木盆,倒上净水,通过沉浮,区分菱角的成熟度。然后去皮清炒,放上一点葱末,那菱肉鲜嫩欲滴,美玉般的晶莹,色香味俱全,一清二白,水灵灵,甜津津,入口即化,成为她老人家的招牌名肴和可口的下饭小菜。深秋暮年,菱角老熟,假如没人采收,它便悄悄脱离茎叶,沉入水底,拥抱于水底的泥土中,等待来年再化作青翠的新绿。



云山几人家(中国画) 石峰昂

“来日方长,你们加油呀。”四个姑娘抹着眼泪,从地铁站台,到车厢。胖姑娘强颜欢笑,但眼泪却不争气地啪嗒啪嗒地掉,边流泪边安慰:“我又不是消失了,随时联系。”

“为什么一定要走,好容易一起挤进这个城市,一起拼进大厂,还有很多未来。”小个姑娘拉着她的手哭着。

“读书为了上大学,来北京,进互联网大厂……现在我爸妈觉得我要落脚在这个城市,买房子、结婚生子、有一个家……于是,一生都在跑道上,边上是无数的和自己一样的人,不断往前奔跑,完全停不下来。”

车厢晃悠了下,四个姑娘互相搀扶了下,胖姑娘继续说:“上

班,加班,回家,吃饭,洗澡,睡去,醒来,这是一条循环往复的生活流水线。偶尔会愉悦,会躁动,会烦闷,会放空,很快又归于平淡,流水机器无声运转。某一天的某一刻,我在想:这个世界上哪里没有跑道呢?于是,转身离开了跑道,发现了无垠的草地、森林、湖泊,天地如此广大,但是那么多人只挤在了一条狭窄的跑道上。趁着我还能干自己喜欢的事儿,为自己疯狂一次。”

听壁角的我,心里突然冒出苏轼那句:团团如磨石,步步踏陈迹。漂泊的人生都梦想着平静、童年、杜鹃花,正如所有平静的人生都幻想伏特加、乐队和醉生梦死,人生一半是海水,一半是火焰……

我对循规蹈矩“不欺暗室”的人,顿生“珠玉在侧,觉我形秽”的自惭。一天大雪纷飞,我和一位老同事不期而遇,在蓬菜市场一起吃点心,吃好后我们刚走了一段路,她忽然踏着乱琼碎玉向点心店奔去。只见她走进店内,将自己用过的那只碗放上一张红纸条。原来那时甲肝流行,饮食店的餐桌上都备有红色纸条,供甲肝患者在用餐后,自动将红纸条放在碗内,以便高温消毒。老同事真把恪守规矩做到了“天花板”,令我望尘莫及。

我还有位老朋友自律甚严。一次,儿子在公共泳池里偷偷撒尿,被他吃了一顿“毛笋烤肉”。从此,每次儿子游泳归来,他总要盘问一番。有人劝他:“在公共泳池里,大约有50%的人偷偷撒尿,你何苦盯牢儿子做规矩?”他轻轻说了一句:“越是隐蔽的地方,越是需要做规矩。”真是掷地作金石声。

北宋书坛四大家“苏黄米蔡”。前三位的法书洋洋大观随处可见,“蔡”帖

长桥卧波 未云何龙

赵韩德

“蔡”字相比就极少。我一直不解。要知道,在苏东坡的眼里,北宋众多书家,蔡的字才是顶流:“……‘蔡君谟独步当世。’此为至论。”“如君谟真行草隶,无不如意……”“……故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谟,稍得意似杨风子……”

蔡襄不仅天资既高,积学至深,或许又堪称最早的“网红直播带货”,他成功地家乡建茶之“北苑茶”,推广成当时茶品的绝代风华。宫廷用茶,唐有湖州紫笋。北宋自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,以福建建安北苑茶为指定贡茶。著名的大小龙茶,始于丁谓而大成于蔡襄。蔡襄本人对龙团,也极为珍视。他曾给好友一封手札(即书法史上著名的《思咏帖》),客气地说:“……大饼(注:即龙团)极珍物,青瓯微粗,临行匆匆致意……”御品龙团,名震天下。“初烹气味醇,细香胜却麝。”蔡襄的“带货”对象,竟是天子:“臣前因奏事,伏蒙陛下谕臣……

所进上品龙茶,最为精好……”(《茶录序》)反复讲及蔡君谟,是因为今春到泉州,走上“中国古代桥梁的状元”(茅以升语)、日思暮想中的千年洛阳桥,蓦然发现,这位北宋进士,书法家、茶专家,与著名花岗岩巨型长桥蔡襄联系在一起。蔡襄作为知府,主持了这项伟大的造桥工程,用土办法土工具,把花岗岩当巨木,榫卯梁架齐上,以数年时间,终于1059年12月完工。

汉唐看长安,宋元看泉州。泉州是“海丝”的起点。彼时的泉州空前繁荣,原因一语可道尽:“……宋海舶无禁。”(《惠安县志》)泉州成为外贸重镇之后,沿海有一条蜿蜒的大通道,串联起汕头、潮州、漳州、泉州、莆田、福州、温州……过泉州时线路被海湾阻断,洛阳江出海口宽阔,潮狂水急。若绕行,得折向西部山区然后翻山越岭北上。造一座跨海湾大桥,成了民间、官方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心

愿。蔡襄挑起了这副经营的重担。而之后陆续兴建的安平桥、顺济桥等,与洛阳桥一起,使广阔的中国内陆得以由泉州,朝向浩瀚的海外世界。九百多年桥龄的宋代石桥,于花红柳绿的岸边逶迤伸向出海口对面,桥下水碧如天,桥上游人如织。长桥卧波,未云何龙?

1956年夏,我家附近的影院正在放映法国影片《勇士的奇遇》。这部电影对我这个初中生充满了诱惑力,无奈囊中羞涩,我只能到影院看看海报解解馋。电影刚开场。忽然走过来一个比我略大的青年,手里拿着一张电影票:“票子要收?”我摇摇头。他说:“送拔依。”我吓了一跳:“为啥送拔我?”他苦笑着:“检票员说我穿得不合规矩,不让我进。”我这才注意到他的着装:汗衫马甲、短裤、木拖鞋……就这样,一个陌生人“送”了我一张电影票。这次意外事件,让我既领略了规矩的美丽,又见识了规矩的坚硬。

规矩,是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一种约束和规范,隐含着基于习惯与道德的文化密码。“有规矩则安,无规矩则乱”,上海人把灌输和执行规矩叫“做规矩”,这个“做”字很传神,显示了对规矩的尊重和认真。上海人特别看重对孩子做规矩——“既规矩矩,野蛮小鬼”。从小我们就被大人做着各种规

说高别

赵薇



七夕会

行的柔软性。因此,我对循规蹈矩“不欺暗室”的人,顿生“珠玉在侧,觉我形秽”的自惭。一天大雪纷飞,我和一位老同事不期而遇,在蓬菜市场一起吃点心,吃好后我们刚走了一段路,她忽然踏着乱琼碎玉向点心店奔去。只见她走进店内,将自己用过的那只碗放上一张红纸条。原来那时甲肝流行,饮食店的餐桌上都备有红色纸条,供甲肝患者在用餐后,自动将红纸条放在碗内,以便高温消毒。老同事真把恪守规矩做到了“天花板”,令我望尘莫及。

我还有位老朋友自律甚严。一次,儿子在公共泳池里偷偷撒尿,被他吃了一顿“毛笋烤肉”。从此,每次儿子游泳归来,他总要盘问一番。有人劝他:“在公共泳池里,大约有50%的人偷偷撒尿,你何苦盯牢儿子做规矩?”他轻轻说了一句:“越是隐蔽的地方,越是需要做规矩。”真是掷地作金石声。



养育

